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河北保定当兵,业余时间学习写作。写出稿子,不敢往大的刊物投。保定市文联有一家文学双月刊——《莲池》,是小刊物,距我最近,心存近水楼台之侥幸,于是便将稿子接二连三地投过去。有一天终于投中了。《莲池》一连发了我五篇小说,其中包括那篇得到孙犁老人青睐的《民间音乐》。一九八四年夏天,我就是拿着这篇小说与孙犁老人的评点文章去拜见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任主任徐怀申先生。在报名早已结束的情况下,徐主任网开一面,将我列入了名册,让我参加了考试,使我得到了进入学院学习的机会。徐怀申先生是河北峰峰人。后来我又将稿子投到保定地区文联所办刊物《花山》,在那上也发表了两篇散文,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编发我这两篇散文的编辑是铁凝。又后来,我像一只小野兽一样战战兢兢地扩大地盘,将稿子投往河北北省的刊物《长城》,在这刊物上发表了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雨中的河》。我之所以先写了这么多与读书无关的话,旨在表明,我与河北的密切关系以及我对河北

有时想,在福建生活是有滋味的,滋味之一是福建茶多,可尽茶性。好山好水之地有好茶,福建何处又无好山水呢?种茶,做茶,喝茶,卖茶,说茶,成为福建人的一种日子,有草木的亲切和安静在里头。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正山小种、坦洋工夫、福鼎白茶、霍童金观音、漳平水仙、平和白牙奇兰、武平绿茶、永春佛手、福州花茶……掰起指头,一口气念出来,如相声的贯口,抑扬顿挫,掷地有声,这里边,涵盖了茶分红、白、绿、青、黄、黑的大多数种类,仅从这些茶名来说,色香味就俱全了。

八闽大地,一地有一地之茶,对人是一种吸引,脚步会不自觉地往那里去。初夏时节去了趟政和,很快,被政和红茶征服,此后我的茶词典里多了个词条——政和红茶。在茶面前,我像个多情的花花公子,只要好,均想拥入怀中,慢慢品味,慢慢感受。一般来说,一人独饮叫“喝”或者“啜”,口渴了要喝,喝了又喝,以解决生理需要为主;多人共饮叫“品”,三人围坐,品茶论茶,以茶为媒交流情感,所以“喝”“啜”是一个口,“品”是三个口。如今茶事发达,茶楼遍地,人们因喝茶坐到一起,又喝又品,谈茶说事,不知哪一天喝茶从日子里跑了出来,俨然一桩重要“事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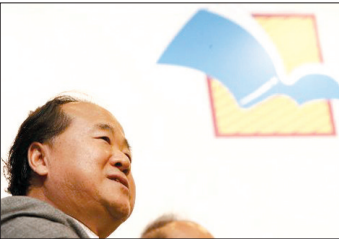
政和县城不大,楼不高,沿溪而走,溪水弯到哪儿,城市就弯到哪儿,终究没有走出山,被绿绿的山包围。登高远眺,阳光里的县城如遗落人间的一弯新月,静静地亮在山里,弯在水边。车进政和,茶就不断与人打照面,怕你忽略它,山腰有茶园,路边有茶厂,街角桌上的茶杯碗空着静候主人,穿旧式斜襟布衣的小脚老太婆满脸皱纹,和旁边那位俊俏的黑女子——她的媳妇吧?把一袋袋刚采下山、滴着绿的茶叶称给茶商,硕大的茶厂广告牌,从城



边立到城里,有好多,像迎客的招幡,很招摇,是热情的架势。这都不算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政和茶最大的广告明星,是八百九十五年之前宋朝那位叫赵佶的皇帝。一天皇帝赵佶喝着产自闽越关隶县的贡茶,好茶喝得龙颜大悦,赵皇爷心血来潮,对朝臣说,将朕的年号“政和”赐予关隶,改关隶县为政和县。在中国,因茶赐改县名的,只有政和了。政和因茶而生。如果要给政和茶找一位形象代言人,我建议别去找今天的那些演艺明星,就用皇帝赵佶,谁的腕儿也没他大,而且还可省去一大笔代言费,何况赵佶品性高蹈,善诗书画,更重要的是他懂茶,爱茶,他撰写过一本茶叶专著《大观茶论》,怎么品,怎么制,说得头头是道,真正的茶叶专家。当然,这次引领我们走进政和茶世界的不是皇帝茶专家赵佶,而是另一位年轻的专家杨扬女士,她

杂谈读书

莫言



生物。读得遍数最多的自然是语文。那时中学的语文教材分成《汉语》和《文学》两种。《汉语》是古文、语法,《文学》则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的节选。那几册《文学》课本,极大地开阔了我的文学视野。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是在那上边读到的,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也是在那上边读到的。茅盾的《林家铺子》、老舍的《骆驼祥子》、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日出》也都是在那上边读到的。还有我

们河北的徐光耀老师的《平原烈火》也是在那上边读到的。读了很多遍,过了许多年,书中的情节都牢记不忘。

在保定当兵时,我曾兼任单位的图书管理员,管理着三千多册图书。这也是一个比较疯狂的读书时期。三千多册书中,文学类图书约占三分之一,其他均是哲学、政治、历史读物。读完了文学类图书,就读哲学、历史,像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都是那时读过的。虽然读不太懂,但他们那种绕来绕去、摇曳多姿的句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还影响了我的文风。

我上学时不是个好学生,但是读书几近成痴的名声流播很远。我家门槛上有一道光滑的豁口,就是我们三兄弟少时踩着门槛,借着挂在门框上那盏油灯的微弱光芒读书时踩出来的。那时我额

前的头发永远是打着卷的,因为夜晚就着灯火读书,被燎了。

读书的最好时期,当然是少年,那时心无旁骛,读得快也记得牢。但很可惜,我少年时,有时间读书但没书榜,现在的孩子们,有许多书,但没有时间读。青年时期当然也是读书的好时光,但面对着浩如烟海的书籍,如何选择,也是一大难题。比较常见的说法是读经典,这当然是对的,但也不妨做些另类的尝试,那就是,少读一些经典,多读一些很少有人读过的冷门书,甚至稀奇古怪的书,这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也许更有用处。

我现在的读书质量和速度已经大不如前,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每日捧读不辍。古人云:“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书如灯光,引导着我,也温暖着我,尽管我母亲曾经对我说过:“饿死不吃嗟来食,冻死不烤灯头火。”但暗夜里的一灯之火,总还是能带给我们些许温暖,也许还能引发熊熊烈火,照亮我们未曾去过

名家新作



乡情(水墨)

何远鸣 作

黄河沿上的菜园子

高若虹

低下去瘦下去的黄河
用卸下的黄土垫高了河沿
垫高了河沿上一畦畦绿色补丁样的菜园子
并用石头的针脚钉牢
懂得感恩的西葫芦、倭瓜
黄河女子似的头顶一朵朵金色的花
小小的嫩嫩的被藤蔓牵着
站在河沿瞭望
有年轻婆姨瓷白的小腿
在黄河里一亮,黄河水便在肩上闪着
闪斜了黄瓜细细的腰身
两位箍白羊肚手巾的老人在菜园里
用马莲叶不紧不慢地绑扎着正毒的阳光
和软软的藤蔓
有些土豆不愿顺藤而上
执意要在垂挂的状态下
让黄河看着它们长大

如果不是二嫂粗糙的手指触碰翩翩的蝴蝶
一朵菜豆花就会开放
如果不是小侄女调皮的小脚丫撞了一下
七星瓢虫就结成一个个穿花衣的小瓜
如果不是花尾巴喜鹊叼走那条青虫
青虫也会变成一条青嫩的黄瓜
此刻黄河滩上的阳光正毒
将一条大道刷得亮亮的宽宽的静静的
菜园子瞪着寂寞的双眼
盼着从远处走来一两个过路人
摘下草帽看上它们两眼
河沿上的菜园子有这两眼就够了
足够让黄瓜倭瓜西红柿辣椒茄子一起放开嗓子
发出幸福的呻吟和喘息
它们把孤单、寂寞、瘦弱和疼痛埋在心里
在短短的夏季里
把短暂的幸福啧啧般吹吹打打

天,母亲闭上了她那那双美丽的双眸。我也由一个从不晓得忧愁是什么的孩子,变成了失去母爱的折翅天使。

那段时间很悲伤,经常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默默地盯着陶罐发呆。琢磨着陶罐地威力去了哪里,为什么之前母亲喝了那里面

甘,独自品尝在一个又一个孤独而清冷的春夜。

母亲走了。从那一刻起,映山红离开了我的生活视线。但是,我却无法忘记这曾经留给我温馨回忆的花朵,就像无法忘记我的母亲一样。

春天,总是以一种希望和美

母亲花

高淑霞

的汤水,就会平安度过那寒冷的冬季。这次怎么了?是哪里的巫婆盗走了其间的灵术?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

看着我思虑母亲渐渐憔悴的样子,父亲的心都要碎了,他拒绝了所有亲友的善意劝慰,将郁结了一个冬季的寒场分解融化成潺潺泪水,蛊惑着人们热切的眼,撩拨着颗颗驿动的心。

春日,繁花解意,竞相怒放于早春

的煤城,在一个日丽晴好的周末,友人相约,共同去山上观赏映山红。

孰料,上意忽变,温度又骤降至零下,且漫天大雪狂飙,嚣张地席卷而来,洋洋洒洒,肆意地践踏

好的感觉存在。在春阳的呼唤中,它带给人们无限希望和梦想。跳跃的心燃烧着渴望,将郁结了一个冬季的寒场分解融化成潺潺泪水,蛊惑着人们热切的眼,撩拨着颗颗驿动的心。

春日,繁花解意,竞相怒放于早春

的煤城,在一个日丽晴好的周末,友人相约,共同去山上观赏映山红。

《中国文化报·采风副刊》登载一则短文:《在德国,不做贼也心虚》。大意是说:作者前两年在德国打工,租了一间房子,有一天邻居罗拉夫人敲开他的门,说要到法国旅游一个月,请小伙子帮忙照看一下她养的热带鱼。她把小伙子领进家,告诉他:鱼缸的水温由电脑自动调节,换水也很简单,鱼食就放在柜子里。说着就把房门的钥匙交给了他。小伙子是个身无定居的房客。她家里陈设都很讲究,随便选一件东西也可以抵一两年的房租。罗拉夫人与小伙子素昧平生,竟然对一个陌生人如此信任,让他又感动又觉得颇有压力。他每次开罗拉夫人房门时,总要下意识地看看四周,生怕有人怀疑他为啥私开邻居的门,并准备了一些解释的说词。

还有一次作者在一家小超市买东西,不料已经到了闭店时间。老板友好地提醒他要关门了。小伙子听了就准备走人,老板却说:“先生,我不是撵你,你可以继续挑选商品,不过我要回家了,自动收款机就在超市的出口处。另外劳驾您走的时候替我顺手把店门关上。祝您晚安!”

这两件事情梳理着我的灵魂,无穷尽的问号、叹号涌进我的脑海。我觉得不论中国或外国,人世間需要人们耐心咀嚼、消化与吸收的东西太多了。

我寻觅信任,但是在某些怀疑的目光里,我有过无数次彷徨。我寻觅人与人之间真诚,为了以自己的真诚换取对方的真诚,遭受过难以想象的惩罚,并为此悄悄地流泪。

读了这两则发生在德国的故事,我不会认为那里的一切都日月般辉煌,或诸事均坦坦荡荡,墙角处肯定也会有蜘蛛网。但是这两个故事还是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令人羡慕,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真诚。我去过一次德国,出席柏林文化宫召开的华文文学研讨会时,曾应歌德学院院长邀请,到该院讲中国文学。时逢东、西德统一不久,西德削减了一部分教育经费支援东德,歌德学院的财政比原来减少了五分之一。这次讲学本来是学校的公事,但因经费不足,院长又酷爱中国文学,很想让学生了解一些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就私人掏腰包,把本应学院邀请的公务活动,变成了他“个人邀请”。该院有项制度,

凡个人邀请的活动,一律不许动用公车 and 派公务人员服务。因此从学院驻地的普林到慕尼黑接送客人,或讲学期间外出,一概由院长驾驶自己的私家车出行,接待人员也全由院长的子女担当。像这位院长这么讲原则,守信用,在我们这儿可能是凤毛麟角了。

其实我国古往今来有诸多关于严守信用及对人信任的倡导。“人之所助者,信也”(《周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不论是什么人,有地位的人或德高望众的人也好,平民百姓或只是一般服务人员也罢,首要一条,都应当是受公众信任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公众眼里的民族精神与社会财富。

受人信任的人,自己的心灵深处有一个人格法度。那里虽

然没有法警看守,也没有廉价的信誓旦旦,却时刻有一颗滚烫的良心。当然事物有时也会走向反面,并不是所有的诚实都能收获信任,否则唐初诗坛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就不会在狱中唱出:“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毋庸讳言,当今社会有着不可轻视的“不信任感”。有人说,假如雷锋健在,他那些助人为乐的行为,一多半会惹来怀疑的目光。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社会现象。有位德高望众的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诚实的人被欺骗得太多,诚实人也会怀疑诚实。一旦诚实人怀疑诚实,人的世界就会堕落。”

瑞士的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在《与友人谈斯坦兹

经验的信》中说:“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赢得孩子们的信任和热情。我相信,假如我做到了这一点,一切其余的问题也会随着解决了。”教师对学生如此,其他一切亲情、友情及干群关系,或邻里关系,乃至国际关系,无不如此。彼此有了互信,便可能获得一切,没有互信,便一切都无从谈起。“信任”是一件得很难失之最易的品行。被信任者即是被信赖者,那也是人生的重要财富,这种财富积累得愈多,做事的成功率愈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信任富翁”愈多,其社会愈安定,愈同心,愈和谐。不论哪个领域、哪个角落,若是产生了信任危机,那么他便距“危机四伏”不太遥远了。

信任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责任与

世象杂谈

了默默祈祷明天天气晴好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天还是极具悲悯之心的。次日早晨,气温骤然升至三十摄氏度。睁眼之时,竟是一个晴好的朗朗。太令人兴奋了!一行人乘兴浩荡出征,在架子山山口,便被停靠的车队拦住了,问询之下,才



知道,我们是一支迟到的队伍。早在黎明前就有好多摄影爱好者,揣着一颗寻找真善美的心灵,乘着蒙蒙夜色,扛着各式新式“武器”赶来等待日出。

这场大雪,无疑给这场花事增添了几分神秘。站在山脚下,我被这经年不遇的奇妙景观惊呆了!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被白雪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羽纱。紫中见白,白中隐紫,美得无法形容。那一刻,所有的矜持,所有的拘谨,都抛在脑后。大家情不自禁地惊呼着,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向山上奔去。

为了抢拍这阳光下的花雪,我们几乎是在和时间赛跑。镜头前的花朵,顶着洁白的雪冠。

在春阳的照射下,渐渐地,一点一点开始融化了。水珠顺着花瓣涌向花心,聚成一汪晶莹的珍珠,那紫色的花朵便不堪重载,慢慢地倾斜,当珍珠慢慢地溢出花心,那花朵便如释重负一般,昂起清丽的笑靥,在展风中轻轻地摇曳着。翠的叶,紫的花,薄如蝉翼,灿若云霞。被雪水清洗过的身体,宛如艳姬出浴,清丽无比,娇美动人!惹得游人醉卧花丛,流连忘返了,早已忽视被雪水和露水打湿了半截的裤脚。

云影下,花丛旁,畅快地呼吸着山间这绿色的空气,静静地徜徉在这无尘的土地。那些散落在地上的花瓣,不仅没有给人带来伤感,相反,这片片落英倒让人觉得这是另外一种美。一种离世的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命之美!

映山红,像极了母亲的花。那堂堂的花朵就像是母亲姣好的容颜,清丽温润;那乍暖还寒的春风中摇曳的身姿,仿佛是母亲柔弱的身影再现;那短暂且瑰丽的花期,一如母亲短暂却美丽的生命。凌寒中仍能绽放的果敢,又恰似母亲抗击病魔顽强生活的品性。

映山红,如母亲的爱一样弘大广博的花朵。美丽的映山红哟,我的母亲花!

心香一瓣